

在山城國愛宕郡永觀堂道南畠中

今人家垣際御家印擇之木

○内帝皇子信濃宮 征東將軍

在遠江國引佐郡井伊谷龍潭寺境內

又河内石川郡山田村六分寺址十三重石塔現存

○内帝皇子大塔宮

元中二年八月廿日於井伊城七十三建武二年七月廿三日二十八葬于南岳幡社後林中

冷湛寺殿墓

印塔知久氏建之土人參靈跡二宮大明神

○内帝皇子二品兵部卿護良親王

在遠江國引佐郡井伊谷龍潭寺境內

又河内石川郡山田村六分寺址十三重石塔現存

○内帝皇子阿藤宮 征西將軍

在遠江國引佐郡井伊谷龍潭寺境內

又河内石川郡山田村六分寺址十三重石塔現存

○内帝皇子一品式部卿德良親王

在遠江國引佐郡井伊谷龍潭寺境內

又河内石川郡山田村六分寺址十三重石塔現存

○内帝皇子於高田御所

在肥後國八代郡宮地村

後村上皇子

在肥後國八代郡宮地村

○三品兵部卿師成親王

在肥後國八代郡宮地村

○内帝皇子於防州山口 法名惠梵

在肥後國八代郡宮地村

○内帝皇子天授三年七月十日 十八

在肥後國八代郡宮地村

○内帝皇子後龜山第一子

在肥後國八代郡宮地村

○内帝皇子於防州山口 法名惠梵

在肥後國八代郡宮地村

上官長論山陵殘
洛西野人津久井某謹獻書

官長閣下恭以

閣下文武英果忠厚寬恕來蒞茲都之日首拔民間疾苦通寬滯賑貧困早朝晏退夙夜匪懈嘗惻上都之損景勝去年春出令重禁毀傷高雄嵐峽之楓櫻廷叱僧徒糾責不法都人士女同然庶嘉功美績繼出某草莽鄙生殘喘棄物幸生盛明遭逢非常之大君子俯喜時會之契仰感恩養之優遂有區々之志情不可嘿而已閣下幸擴言路無拒其狂直某雖今日奏而明日瞑纖芥無憾寅告上如左某少小最耽典籍特注心皇朝史乘偶閱山陵志中言帝陵頽壞之狀未嘗不掩卷而泣下也竊自謂方今

聖上撫運百廢興發獨山陵一議未足飽人情也饒教官家不暇修之苟食其土者何不盡尊崇焉乎哉欲試以此于諸侯顧職非其人加以吏道之倥偬吏曹末而於材無可取於德無可議况亦天與疲弱不欲永壅賢者之路屢移病乞休退職以來周流畿甸歷拜累聖山陵因記其模制以備異日之采鑿喜出望外私於使者曰凡墳陵事蹤躅紛紜茫區確據者不特爲少矣參贊咨謀不積以日月未輒易決定古今論者騁說反出彼此抵牾大都雖傳故家之筆札藉父老之口實要之不過臆度偏見之二今觀

元祿享保之論定似少有粗漏試言其一夫
函宮奉于仁和寺大内山盖下火所在于其山後宇
多野衆之所仰瞻和列適有同名以故至遂謂大和
國宇多陵所在不知夫審決正僞必無遺憾也識者
猶艱之而况其他哉宜名學問淵博通曉今古者以
抑之行間兩府故事凡審實機密悲田院垣外屬例
住之今亦踵襲旧制以至尊陵墓付之乎捕虜賤
人恐非所以副國家恭順之意也爾曹其心之庶
依學士柴野氏採訪和列故事分差使臣於四方檢
討陵地嘗薦其說祭酒林君時以儒官無堪其任者
弗錄用甚失望然守志彌堅專尋板援之路矩意
閣下誤聽不以其駕下訪以當世某喜懼交荷臭陳

比年蠻夷並進民情不靖朝廷大有事于群神於
斯時也決行檢陵垂禁禦之法於將來實足答上帝
之眷相清邊陲之祲氣愚民之貪利帝陵后墓不
識那物有盜土石斬樹木暴露飲具至甚者起亭榭
窮宴佚於其上某偶覩之不覺汗洒透衣今舉狀其
近以仰遠方之思察功祈閣下少垂鑒念伏惟近
京如深草木幡諸地桓武以下中葉妃嬪勲戚之
壘壤相望郊野歷年之久遺址存者無幾耳近時陶
瓦多取材此或往往墾闢田圃林藪山丘漸作平野
封隧奄爲稻麥嗟取陵上一杯之土葺民間棲息之
屋巨罪章々齎移其軀何以足慰神威謹按畝火山
之神武陵柏原之桓武陵此帝陵之尤者宜

帝陵頽敗之狀閣下每言稱善當是之時某心竊
誇寵榮以爲帝陵事必成於閣下之手亡幾果
有檢陵之令躬親巡視近郊特簡僚屬中縝密絕良
者讚協其議包容不舍於是好古篤志之倫爭獻所
見僉願爲閣下用某領命以來感戴罔鄂刮目以
望事成仄集大朝重發令曰當今以國用叢耗庶
績蝟毛姑因循元享之旧制補理從前之垣壘又聞
坂府奉令旣就祇役若然者山陵志已降諸家所述
作當寘不問是非某之所大望乎今日也恭以
聖子神孫臨御宇內奕葉累世宰制生民河山之固
六服來同帶礪之誓九州奔走可謂皇統億載天
下一家者而山陵之典饗未備莫其竊爲明時惜之

超他顯異崇禮今此二陵實滅厥所
莫甚之某不量其分先以檢尋柏陵爲已務或勞
力履歷或覃思舊志其事雖細微勤苦不敢讓故人
概昔之論者皆依準僞陵費嘴辨此即所以不得其
真也一云今伏見城山古御香大龜谷總柏原之地
也然而陵之所以爲城中央築城時陵壞必矣一云
小栗柵管內一丘称大塊者即是也一云谷口人家
之東左傍俗呼山伏冢即陵也帝潛龍時称山部
索遂泥墺於山槐記中柏原者伏見山松原中也又
山伏冢之轉毗也以上紛紜不決其徒殆倦搜
入伏見柏原內等之章句雷同於松蒲二氏者有之
按城山古之木幡山巨幡墓及閔址今現存焉陵壞

人說乃不取也仍憶雄略紀載深草埴器條曰山脊
國內俯見古者深草都稱伏見三峰稻荷社今称伏
兄稻荷此其類也然則山槐記之伏見山恐非城山
矣以愚見論之山伏冢此爲初葬之陵冢畔有溪流
一帶常史載大同元年十月御改葬事註云是歲大
水或山陵壞損以故有遷築之舉者此邪又其東南
有稱龕前堂原地豐公居伏見時穿其丘後通道山
階自是遂失其位置惟南面存巍々之狀恰與延曆
年間之制合又其東方有小丘呼曰御輿冢以有此
等之人之指斯地爲葬所不亦宜哉是爲其一證陵本
名柏原今偏称擬陵不唱他以故世俗莫知谷口之
爲柏原者而其邊總稱御草山廣袤東西六百十六

弓南北千九十八弓中有深草管地之犬牙焉東踵
于向原頃上西踵于大龜谷內大谷町此所上古和
州之官道南踵于小栗栖道右北踵于瓦町東北峰
置四疆俱十一町乃合於兆域之古法而陵固倚西被
三町又云加刃寅角二岑一谷今其北方有谷呼一
町許入在稻荷山南野今之御草山古之爲柏原是
爲其證大鳴武好山城名勝志云大谷口山有向原
者是恐柏原旧跡也又並河永山城志云柏原野在
八月遊攝于柏原野又僧白慧山號名跡志云柏原
龜谷北土人呼乞丐原類聚國史曰延曆十四年
推於猶源府進奏云大和國帝陵無之元祿頃京兆尹松平
參證數炳今不煩條陳另欲異一書鳴痛哉聖王
辨之山陵名實兩廢至雖父老田畯朝夕來往者不認
之所以然者何請姑援他辨之隆治以還帝陵
公謂曰前年寧樂以何術隱伏其難隱伏者有司
如此下情奚足怪往昔喪亂不失巍々之姿却失
究口狀來往繹尋不一而足土人不堪勞擾相爭

○四四
弓南北千九十八弓中有深草管地之犬牙焉東踵
于向原頃上西踵于大龜谷內大谷町此所上古和
州之官道南踵于小栗栖道右北踵于瓦町東北峰
置四疆俱十一町乃合於兆域之古法而陵固倚西被
三町又云加刃寅角二岑一谷今其北方有谷呼一
町許入在稻荷山南野今之御草山古之爲柏原是
爲其證大鳴武好山城名勝志云大谷口山有向原
者是恐柏原旧跡也又並河永山城志云柏原野在
八月遊攝于柏原野又僧白慧山號名跡志云柏原
龜谷北土人呼乞丐原類聚國史曰延曆十四年
推於猶源府進奏云大和國帝陵無之元祿頃京兆尹松平
參證數炳今不煩條陳另欲異一書鳴痛哉聖王
辨之山陵名實兩廢至雖父老田畯朝夕來往者不認
之所以然者何請姑援他辨之隆治以還帝陵
公謂曰前年寧樂以何術隱伏其難隱伏者有司
如此下情奚足怪往昔喪亂不失巍々之姿却失
究口狀來往繹尋不一而足土人不堪勞擾相爭

匿真欲以免其苛督也草山志有云深草山者東西十町餘南北十八町餘旧爲深草住士秦氏之私德慶長頃其家獻馬糧於烈祖歷朝定以爲貢草地京兆府世下制章禁侵犯山中原谷凡可五十皆古跡也此記蔽匿數多之古跡或亦指擬陵地曰柏原僉匪徒之欺騙同和列某便遣人于秦氏後長谷川某乞貸御草山圖其家秘惜不出强請閱之曖昧周標某爽然自失子肯偶聞山本院秀建者語遂獲其驗左傳者道曰山本院實淨藏之畠淨藏嘗以業力安法觀寺塔天子賞以深草山之地嗣法相傳住于龕前堂原中屬坊宇文書悉付兵火子孫遂裏世臣秦某幸之擅棄賜地獻諸公所閼原役以功已爲

其頭目遷古谷口全村本桓陵之守戶謹今彼家有凶禮闈卿來會葬事秦某亦佐執繩因示以正嘉二年諸陵雜事記一道中有云柏原陵下司大進阿闍梨其子永秀世又稱元祿檢陵時秦某怖好詐之露與里人長三相謀指點他山爲帝陵併沒柏原之稱呼爾後其家崇厲竝臻子孫不祀餘殃之所延他人有室者亦皆死于狂癲癱疾乞丐原之名果不浮今也龕前堂原及山伏冢寢爲野棋鉅竹只古松數株財不失旧裝會泉涌寺土木之功興山伏冢古不真陵一旦神明之所憑決不可行凌辱如右蓋深草木幡或仁和寺諸地之陵墓被剥蝕也由於伏見

聚樂之營築至此上來之諸說一一脗合龕前堂之爲桓陵山本院之爲守司又秦氏及長三等之爲隸屬判然而定竟乃多日之疑謬湔洗斷乎自得因不自揣恭欲作聖蹟圖志一編以頒告四方成稿有日續當繕寫進呈嗚乎汚陵者之病癩秦氏之絕住時令日猶獲上墓望壠布香火陳酒菓以慰其先於地下赫々皇祖橫遭犯溢失威靈之所託某憤心之痛息慨嘆殆忘起臥方今財路日繁羈租之地貢賦封外之土羅金穀其下不堪誅求罪逆非理謀上之人重設共恪之章誰敢穢之侮之仰望而不出焉陵墓之塋實根乎此犯者固雖不容

閣下傷陵所涇礮如彼慟愚忠貲古血如此捐擣典故參畫公卿併與閣下向來所自考定仔細收錄輸送大朝載之簡冊納之秘府設必依舊制不許所告訴先簡拔真陵顯著者宣喻國侯邑主厚行奉護又其罹穢辱者覆土石禁芻牧柵埒皆如初以族異日之裁令其小國無租廝及係寺觀之封內者所轄官署便宜共給吏者常以歲時按部專察奸民今列之于諸陵速喻其郡國同加葺理兼者苟有人心皆驩欣順旨若夫寬平之於仁和寺弘仁之於大覺寺兆域崇侈時饗不闕并非今日考問之例也但有司錄之巡視勿失其時則長免可傷之患今

(四)

也中外多事度支告急之時雖然計事宜則不至多耗錢穀勞吏民矣在古舊鳴志有司廟廊善之葬禮遂復古典又河尻氏更感帝五條日加禮管內之山陵令民知其可敬畏以垂子載不遷之法後以善政多改任松前嘗詣造巨艦於封地之陵墓闕其崇禮而可邪願閣下襲茲嘉謀服茲令聞聽某上稟則天下大幸也狂冒至愚不知所置惟